



前不久的“世界森林日”，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利用架空层空间创建的红柿美术馆迎来“艺术生境”系列公共教育项目。

在岩彩艺术家、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陈静副教授的支持下，传承千年的岩彩艺术成为连接居民与艺术、美育乃至生态文明的桥梁。

千年岩彩是如何与美育走到一起的？其飞入社区日常后，可以给社区带来哪些变化或助益？陈静将自己与岩彩、与美育的故事，参与美育工作多年的心得，向记者一一道来。

本报记者 柳森

与岩彩结缘23年 心无旁骛，决意一生深耕

城市周刊：由于家中长辈有医务工作者，您差点成为一名药剂师，后因对绘画发自内心的热爱转投艺术之门。您是如何与岩彩艺术结缘的呢？

陈静：确实，因为一度“转行”的经历，当真正有机会走上专业的艺术道路之后，我就一门心思扎了进去，在读大学期间可以说是极其用功的。读大三时，有位刚从北京进修回来的老师开了《岩彩》的选修课，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岩彩艺术，没想到一接触就觉得特别喜欢。

城市周刊：您喜欢它的点是什么？

陈静：一开始纯粹是被这种材质吸引，就觉得它的颜色太好看了。所有的颗粒都会在光线的折射下闪光，跟平日里常用的绘画媒材（如管状颜料）很不一样。后来，随着用岩彩来表达和创作的尝试越来越多，就更多是被它的复杂性和不易掌握的特性深深吸引。

“岩彩”的“岩”可以被理解为有色砂岩、有色土、有色矿物质的集合体，简而言之就是“有色岩石的物质微粒”。由于这三种物质都是大地的产物，且种类繁多、质地多变，由此带来的创作过程中的随机性和偶然性，是对我吸引力最大的部分。

接触它20多年了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做不到100%控制它，而且，我也不愿意100%控制它。即便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效果、用什么方法可以把这种效果表现出来有十足的把握，仍然会留有空间，希望能够实现某种类似“浑然天成”的创作状态和效果。

这种艺术追求与其说是个人的偏好，不如说是这门艺术源自天然、历史文脉源远流长的特点决定的。在经过了前辈们的努力之后，中国岩彩绘画明确了“本土”定位——在认识到龟兹壁画、敦煌壁画与大和绘、日本画、细密画都属于“东方母语，同源同脉”之后，坚定地选择了要走本土化、在地化的艺术道路。可以说，岩彩绘画是古老的，又是崭新的，是龟兹壁画和敦煌壁画的当代新生，更是对中国“身土不二”文化精神的当代诠释。

当千年岩彩飞入社区日常



▲世界森林日，浦东东明路街道红柿美术馆第二期架空层展区正式揭幕，希望通过艺术实现社区微更新，用生态理念点亮居民生活空间。图为揭幕活动前举办的岩彩创作工作坊现场。



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岩彩壁画摹写课堂现场（左1为陈静副教授）。



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小学“岩语·汇岩彩”社团课上，孩子们在加工岩彩画材。均 资料图片

陈静岩彩系列作品《止缓行》

跨学科、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魅力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艺术工作者自然而然地会意识到，围绕着岩彩绘画、岩彩艺术可以做很多事，会很愿探索其融入当代人生活日常的各种新方式、新可能。

以我个人为例，无论是通过创作，还是通过理论研究，都希望能够多尝试，看看作为艺术的岩彩到底可以走多远，它的可能性究竟可以有多丰富。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，当听说有机会可以带着岩彩艺术走入中小学课堂，走向市民、进入社区，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。

城市周刊：在带着岩彩艺术参与社区美育工作之前，您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把岩彩艺术引入中小学课堂的经验。

陈静：没错，当时除了个人的艺术创作、教学和研究工作，我已经开始涉猎中小学美育、社会美育。其中，把岩彩艺术带入小学课堂，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惊喜。我和我的研究生一起，先是开设短期体验工作坊，后在合作默契、理念相通的学校开设了岩彩社团，创建了以岩彩艺术为主题的专用教室。

至今，有一段回忆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那是我和我的研究生在我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小学创办“岩语·汇岩彩”社团后的第一堂课，我们让孩子们尝试用岩彩画五星红旗。在正式上课前，我们请小朋友们利用假期亲子

出游的机会，随手带一些好看的红土红砂或黄土黄砂回来。

孩子们带着自己淘到的“宝”如约而至，加上我们自己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红土红砂和黄土黄砂，师生合作开始创作。我们每个人用自己手头的材料画几个小正方形的块块，最后拼成一幅完整的五星红旗的图画。

说起来挺简单，但实际上，孩子们不只是在画自己眼前的这方小方块，还在“玩”和体会砂土的材质、颗粒、粉末。画的过程中，颗粒会亮闪闪，粉末会开裂，画着画着，他们又会发现，哪怕是一堆在一起的“红”里，这个红和那个红不一样，有些偏暖、偏橙，有些偏紫……

快完工时，一个孩子跑到我跟前说，“老师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爱国了”。看到我不解的眼神，他继续说：“以前，我觉得‘爱国’这个词离我好远。现在我知道了，爱国就是爱我家乡的土地。”我瞬间泪目。

由于第一堂课上相当一部分砂土源于孩子们自己的发现和采集，又通过课堂知道了岩彩及其主要画材的由来，孩子们对经手材料都格外珍惜，从加工到打扫，一点都不含糊。

就这样，经过一段时间的“做中学”，“爱国”“惜物”“对大自然的爱”，那些曾经抽象的字眼，如一颗颗种子般播种到了孩子们的心田。而在此过程中，

他们不仅对图形、色彩、材质有了全方位的感受，对“传统经典绘画”“当代艺术创作”等广域的知识也有了进一步了解、体验的渴望。

有了这段经历之后，我带着岩彩艺术走向了更广泛的受众，做岩彩艺术主题的教师培训、教材研发，也来到了“市民美育日”“市民夜校”等受众更多元的活动现场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只要艺术家愿意积极参与，作为美育介质的岩彩艺术便具有走向全龄段公众的潜力。

帮助更多社区因地制宜发现美感 感受合作与共治的可贵

城市周刊：去年以来，您带领的美育工作坊在上海多个街道的社区美术馆落地，也时常帮助居民一起布展，打造别具一格的社区美育新空间。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其中？

陈静：一方面是对岩彩艺术的热爱，因为热爱，所以希望它可以走向更广泛的受众、拥有更广阔的未来；另一方面是我发现岩彩艺术确实是一种可以与全龄段公众对话、互动的美育介质，而这门艺术对审美的探索与追求，对历史文明、自然之美的传承与延伸，又恰好与当下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文

化需求、生态意识的觉醒相呼应。

在我们最近举办的几次工作坊或展览中，跨越多个专业领域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，化用了大量上海本土物种的造型，倡导人们关注大自然、倡导生态文明。这一切都并非刻意，更非偶然，而是由岩彩艺术本身的渊源和特质决定的。

城市周刊：在不少人看来，来到不同规模、由不同文化积淀的社区开展美育工作，是一件挺有挑战的事。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？

陈静：随着接触的街道逐渐多起来，我认为自己获得最宝贵的一条经验是“因地制宜”。

和街道、社区工作者精诚合作、积极沟通是一种必需，走到现场后灵活运用自己的专业积累和社会资源，以较快的速度寻找适配社区情况和需求的落地方案、实施办法，也是一种必需。随后，就是抱持一种“欢迎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”的态度，邀请所有到场的居民一起，开启一场身心愉悦的寻美之旅。

开设工作坊也好，共创社区美术馆也好，跟艺术家进行个人创作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对于共创来说，只有各方的声音、需求都被尊重、都得到考虑，才有可能达成彼此都认可、珍视的合作。这是一切合作的基础。

以打造社区美育空间的微展览为例，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，我个人比较提倡的是：从前期的工作坊到后期的作品布展，都尽可能做到“全过程透明”，施工现场欢迎居民“想来就来”。

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：一是让居民感受什么是布展，专业的布展过程有哪些细节上的讲究，让大家感到专业的艺术布展既有一定的专业性，又离大家没那么远；二是居民的评论对我们审视、打磨工作细节，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前不久，我们在为一处社区美术馆布展时，引来了很多附近的居民。当一位居民对我们的物料、用工成本“锱铢必较”时，另一位旁观了很久的居民突然冒出来一句，“总归是效果更重要要紧，经费实在不够，我们帮着一起凑一凑，总有办法的”……其不经意的话，让我们一众工作人员感到心头一暖。

想到因为自己的美育工作，还能为社区共治精神的萌发助一把力，我心里也是挺开心的。

观察

数字戒断：重塑被算法钝化的阅读脑

■ 汤诚

信息越丰富，阅读反而越浅薄。这是现代社会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。各大公共图书馆的流通数据则进一步显示：青少年是借阅的主力，成年人正在退居边缘。然而，脑科学已给出了“警告”：放下书本，拿起手机，改变的不仅是习惯，更是大脑的结构；在算法的“投喂”之下，信息茧房一旦形成，大脑将趋于钝化……在此背景下，有意为之的“数字戒断”，或可成为重建深度阅读能力的第一步。

人类天生就会说话，这是进化赋予的本能，阅读则不然。认知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表明，大脑并非为阅读而生。阅读，本质上是让大脑去做一件它不擅长的事：将字符转化为声音，再转化为意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同脑区被迫拉线搭桥，形成新的神经回路。一旦阅读发生，大脑在生理与智

力两个层面都产生永久性变化——那些被激活的神经连接，若持续使用便会不断强化，形成稳固的阅读通路；若长期搁置，则可能逐渐弱化。这种被阅读重塑的大脑，被认知神经科学家玛丽安娜·沃尔夫命名为“阅读脑”。

在研究中，沃尔夫将“阅读脑”区分为“专家级”“普通级”两种：前者善于推理、共情与批判性思考；后者通路更短、反应更快，却失之浅薄。由此，她进一步发现：读纸质书，更可能锻造前者；电子阅读，则使大脑更易于滑向后者。

何以至此？读纸质书时，指尖翻动间，厚薄变化、纸张质感，都在潜意识中构筑起一幅认知地图；隐约中，你会记得那些精彩的段落，是在左页下方，还是在章节将尽之处。这种触觉与视觉的双重编码，有效增强了读者对长文本的理解与记忆。相比之

下，读电子书则像读一卷没有尽头的纸，缺乏固定的物理支点，让大脑容易在没有尽头的滑动中迷失逻辑的锚点。

要培养真正的专家级“阅读脑”，纸质媒介的沉浸感与空间感，至今仍是数字技术难以逾越的高地。当然，电子阅读亦有便捷、可检索、海量存储等优势，但若以培养深度阅读能力为目标，它目前仍无法替代纸质阅读的独特价值。至于刷短视频，则与阅读几乎无缘：画面、声音、情绪都是主动推送，大脑不必出力，如卧榻之上任人投喂。

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，数字产品的泛滥正是迎合这种天性的体现。重塑大脑的阅读精进，则往往需要外力的加持。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干预，且路径并不单一。

奉贤区域图书馆联盟走的是“竞赛路线”。去年5月，由上海师范大学

图书馆与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联合承办的“破茧·阅见未来”阅读拉力赛，在奉贤校区开赛。来自5所高校的10支队伍、50名选手，以尤瓦尔·赫拉利的新著《智人之上：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史》为书目，展开团队共读竞赛。

赛制三环相扣：一个半小时的深度阅读，搭配半小时的笔试题，以及答对加分、答错扣分的抢答环节。现场气氛紧张热烈。多位参赛学生感叹：“很久没有这样系统地读书了。”主办方则表示，希望以团队共读的方式，帮助学生重建深度阅读能力。

如果说阅读拉力赛是一场高强度的集训，那么，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“思驿空间”则是一处日常化的数字戒断区域。读者进入空间，便被要求与电子设备分手，寄存后方能踏入这片纯粹的学习天地。这个空间的最动人

之处不在于高科技，而在于其低科技含量与人性化程度：它允许你把漂流的教材涂改成连环画，允许你折叠书页，甚至鼓励你面朝大海发呆、在沙发上合法“躺平”……这看似是对行为规范的消解，实为对专注力的重构。它刻意地剥离了数字世界的喧嚣，让大脑回归到那种吃力却深刻的阅读状态。

按照沃尔夫的观点，阅读不只是风花雪月的审美，更是大脑生理层面的“军备竞赛”。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，决定了其精神高度——这一论断，如今有了生理学层面的注解。

正因如此，我们不妨做一些切实的尝试。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、城市书房、党群服务中心的阅读空间，可以试行“数字戒断阅读区”——不设置充电接口，提示读者寄存手机。哪怕只是几个安静的座位、一批精心挑选的纸质书刊，也能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：这里允许且鼓励你暂时离线。

家庭场景亦可如此。每周选一两个小时，全家将电子设备集中放置于某个房间，营造一段心无旁骛的共读时光。

类似的做法并不复杂，难的是迈出第一步。不妨从这个周末的下午开始，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抽屉，泡一杯茶，翻开那本买来许久却一直未拆封的书，哪怕只读20分钟。

当你走进图书馆的“数字戒断阅读区”，或在家中放下手机、翻开书，便会发现：数字戒断并非拒绝科技，而是在算法的洪流中，为自己保留一块逆流而上的飞地。在那里，通过阅读，我们重塑那个略显迟钝却无比深邃的人类大脑。毕竟，在这个事事求快的时代，慢读和慢思考不仅可以让我们慢下来，也有可能让我们想得更深、走得更远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）